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評

林柏燕

「長門賦」（許家石）

本篇以司馬相如之「長門賦」爲題，作者或有其寓意。（許家石作品，發表於人間副刊。）長門賦本爲陳皇后失寵，別在長門宮而作。以今日視之，則爲蒼白之宮庭文學。全篇無非「懸明月以自照」，「頹思而就牀」的自憐，加上垂淚、流涕、增欷、枯槁，最後是「妾人竊自悲兮，究年歲而不敢忘」，充滿了一個宮中女性，失寵見棄後的呻吟與自嘆。

許家石的長門賦，其背景不在丹墀宮牆，却同是愛情受挫後的呻吟，以及諸多批判；不像陳皇后那樣單方面的思君而「不敢忘」。本篇的結構，乍讀似乎一步一吟，散漫無章，細讀却是步伐分明，層次井然。從「不要的斗篷，扔到臉上」以象徵「失望的愛情，正在繁殖」，以至發現對方有孕，又漫不經心地讓她失去孩子，終迄男主角對失去的骨肉莫名的懷念。這是三個斬截的段落。

本篇重點，似刻劃今日知識青年，在「衆多理由」與怯懦本身的掩護，以及在自己愛情行情看漲的易得優勢之下，對眞正愛情的缺乏認識、珍惜及責任意識。是以本爲「色狼」之質，却也能彬彬僞文，對愛情、婚姻、生命與死亡加以高談濶論。

但本篇的風格氣氛，並非有任何嘲謔。其筆觸一如司馬相如「長門賦」之哀婉，在哀婉中，給人以一種愛情被蹧蹋後的凄惻。而由此凄惻觀之，本篇的戈矛，指向男性，也至爲顯明。因此，不惜以「齷齪的棉被」來刻薄形容，不惜坦白自認「我是混蛋」。在女方來說，正如女主角所說：「你是飲食男女，我不是」，因爲「

片斷的享受」過後，其痛苦的代價，畢竟要由女方承受得多；而她只是「飄浮的小菊花，淡淡的」，一個純眞而對愛情分外珍視的少女。

在這個純眞的少女周圍。比較之下，有「下流的機會主義者」段曉鈴，「胸脯大得可以拿去冬令救濟」的兪美麗，自炫「用牛奶洗澡」的岳秀瑩，以及「一雙美腿可以拿去銀行抵押」的業娟娟。由此，作者的筆鋒廻轉，用以襯托少女的純眞。一方面，在男主角愛情行情如此看漲，如此左右逢源之下，不免暈頭轉向地，竟而自認「愛上對方的靈魂是最壞的習慣」，剩下來的當然只有兪美麗她們的胸脯與大腿。這正如帝王在「宮女三千」之下，一種眼花撩亂的隨取隨捨。

本篇男主角沒有碰到聘金要二、三十萬的女性，讓他的行情硬是漲不起來，這是相當遺憾的事。「飄浮的小菊花，淡淡的」，當然不够刺激，而段曉鈴、兪美麗這些女孩的靈魂，又經不起太多的挖掘；但這也還不是這位男主角如此飄忽的眞正「理由」。大致上說，男女青年當面臨婚嫁時，雙方常會有一種委曲感，總覺得好的還在後頭，而等到「過盡千帆皆不是」之後，剩下來的當然只是汪洋一片。

其實，天下事常常在「沒有以後，才叫人感動」。是以本篇在結束時，對女主角風中孑然孤冷的倩影，依依不已；對那失去的孩子，也歉疚難忘。至此，全文才前後呼應起來：前段海明威的愛情與死亡，畢竟是毫不神秘的冷酷與痛苦。本篇有很好的氣氛與筆觸；其一步一吟，尤多佳妙之句。

「香蕉船」（張系國）

本篇以一曲異國情調的「香蕉船」爲題，却道盡了遊子的辛酸。（張系國作品，發表於人間副刊）故事雖然平鋪直敍，却能緊握短篇小說，在緊要關頭令人驚異之趣。在手法上，有點接近歐亨利，在典型的寫實中，

却頗具莫拉維亞的俐落風格。

一段從紐約到臺北的旅程，一個中國海員的悲劇，一個現實得近乎顯眼急躁的女人所構成的三重奏。故事簡潔，而立意深刻。故事的主幹當然是李姓海員的悲劇。那位極其現實的女人，不過是主幹的旁襯。主幹也好，旁襯也好，其眞正的關鍵，却在一張派司（永久居留證）。李姓海員的悲劇，是由於沒有派司，所以要跳船，偸渡。那位女人的現實，是由於聽到旁座的男性有了派司，所以立卽頻頻化妝。

但，作者似乎無意如此苛責，因爲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。從小說欣賞的角度而言，這點極值得推敲。首先，文中的「我」張先生——卽說故事者，在回美後繼續與此女交往，可見「我」對此女並無任何批判意識。由此，我們假設「我」也列入作者批判之內，也非絕對不可能。那麼，此女現實之顯眼急躁，而「我」渾然不覺，可見「我」亦爲「現實」中人。

不過，在小說人物的處理上，作者並不喜歡這樣分明點破。因爲這種「現實」，在海外看多了，無須大驚小怪。何況此女在小說裏只是旁襯，因此，作者最後只這樣寫道：「如果不是她的家人有些意見，我們恐怕已經訂婚了。我並不太急。這種事情，急也沒有用。何況，實在不成，我總可以再回一趟臺灣。她也知道。我猜想她比我還着急。……」這樣的輕描淡寫，實爲神來之筆，因爲在小說上已用完「她」的旁襯地位。至此，已不再是必要的故事發展。作者把一切隱在「盡在不言中」，讀者讀來却不作他想。（「我」亦在被批判之列）

本篇沒有什麼心理描寫，以簡明的行動代替心聲。從行動的交待中，可見作者的功力。「我注意到她臉上稍微多了些化粧，女人就是喜歡這一套。」前句是情節發表，以行動代替心語。後句「女人就是喜歡這一套」，表面上輕輕帶過，却可見作者的不着痕跡。

至於李姓海員的妻子，一心仍盼望其丈夫賺大錢回來，這是可以令人反覆廻蕩的嫋嫋餘音。海外多惆悵，飲恨復吞聲。有人發跡，有人發瘋；有人淪落，有人喪命。而本篇的結局至慘。讀後應不只是像羅伯史奈德感到「至歉」而已。